



(上接第2版)

## 第一组对谈： 积累生活体验 加强行业沟通

对谈环节中，傅若清对5位新导演的发言感触很深，他表示，5位导演都非常真诚，“他们在自身的创作过程中，既尊重市场、尊重创作规律，同时也发挥着对电影的不同理解和追求。这5位导演都是年轻导演里比较成功的，从王宝强导演一路走来的执着，到刘晓世导演对航空科幻的热爱，邵艺辉导演对上海城市的理解等等，其他导演的发言也都非常真诚。”

宁浩参加过首届中国电影新力量论坛，回顾过去，他笑言，十年前时在组织新力量时说，来的人并不是很多，大家的议题基本也围绕怎么能够“骗到投资”，怎么样能够在可控的范围内拍一个小电影等等，比较务实。“现在来看，新力量这件事情已经做大了，有很多人已经不好拿简单的新力量来定论，郭帆、申奥都是新生力量，贡献了很多票房，他们也都在经历了很多探索任务和挑战，在今年论坛上，能看到新力量的坚实成长，中坚力量所需要承担的责任开始进入了新力量的讨论议题。”

“我没有在学院专业学习电影的经历，创作更多是来源于生活，生活中的成长和自己合作的导演比较多，无论创造什么样的风格类型，最重要的是用心，让观众感受到真诚和相信的力量。”王宝强在对谈中表示，对于创作者而言，积累很重要，不管是当演员还是当导演，都要多尝试多积累，“创作来源于生活的真实性，生活的真实性又要有自己的创作性。”

《八角笼中》就是王宝强的一次尝试，“《八角笼中》很实，又不能太过于实，因为有电影艺术表达的东西，所以我想创作一个既有商业节奏性、又有艺术的表达，同时又让观众容易懂得的东西。”王宝强说，“我以前不想演重复的角色，想让观众有新鲜感，作为导演未来的创作也将这样。”

刘晓世是学电影出身，他坦言过去很多年都离电影非常远，“偶尔和宁浩导演接触一下，才有机会接触电影人，我更多接触科学家、军人，包括我以后想要拍的东西还是和过去15年积累的认知和体验有关。”

刘晓世喜欢科技、航空航天、星际旅游、人工智能等和电影无关但在日常工作中会经常接触到的相关话题，“我平时大量的阅读和体验都和这些概念有关系，幸运的是我

可以把日常生活中的爱好和电影结合，拍成电影的内容。”

崔睿是一个胡同里长大的孩子，在国内成长20年，到国外去学习电影，参与电影工作十年后又回到国内，拍成自己的处女作《消失的她》。崔睿表示，在电影工业化中，大家更多去关注的，往往是电影精良的制作，精致的画面，但工业化更核心的点是创新的规模化，能够持续不断地创作出好的类型片剧本。“这就需要从业者，导演、编剧更多地投入自己热爱的类型创作，我也会继续努力，在前辈的指点下持续创作，希望中国电影也可以在更多海外主流影院上映，被更多的观众看到。”

邵艺辉在对谈中为编剧发声，她表示：“我在拍电影之前很多年都是做编剧，发现很多投资方不尊重编剧，尤其是年轻编剧，有的影视公司会说，因为你年轻没有作品，所以你不能有署名，或者钱很少。但如果第一部，他们就永远不会有作品和署名。”她呼吁给予编剧群体更多的关注和支持。

苏亮对今年暑期档的多部影片都印象深刻，他在发言中表示，今年暑期看到《封神第一部》《八角笼中》，对包括乌尔善导演、王宝强导演充满敬意，他们这样的创作者在这个时代选择这种方式的态度，我希望这样的电影创作者再多一些。”

苏亮认为，春节期间看《流浪地球2》时就一直在思考，这几年，大家同样每天吃饭睡觉，为什么郭帆导演就改变这么大，“我希望这样的电影人再多一些，能坚持下去，给新导演一个很好的引领。”

在给青年导演寄语环节，宁浩笑言，还需要提希望的导演就不要做导演了，“他们肯定都自己特别有力量，有冲劲，按自己喜欢的东西做就行了。”

傅若清则希望青年创作者加强与产业链其他环节的沟通。他表示，成功的导演有一个特别共性的东西，就是和投资人、发行人有充分的沟通，在创作端和投资人有充分的沟通，会让创作更有力量，在宣发过程中更好地和宣发沟通，会让影片在市场上有更出色的表现。“一个好的导演，一定不能固步自封，而是应增强沟通，和上端的投资、下端的市场宣发都要有充分的沟通，大家相互理解、相互促进，一个影片才能够真正在市场上得到认可和取得成功。”

### ◎ 申奥(《孤注一掷》导演):用多元视角展现人民生活



作为一名电影人，我认为自己不仅是在从事一项梦想和崇高

的职业，更幸运的是我能够借助一种文化现象、视听艺术和多元视角去参与和展示与这个时代休戚与共的社会主体价值，去呈现中国文化的价值与凝聚力，去共享心灵和情感不变的家国情怀。

文艺创作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只有深深融入人民的生活，关注普通人的生活和感受、梦想和希望、拥有和失去，关注人民群众生活的切实体会，才能让更多观众在电影中找到启迪，从精神生活中获得教育。

《受益人》之后，我创作了多部电影剧本，均是以社会宣传类

素材真实人物为依据，最终选择了我认为能完成自我表达和社会意义的电信网络诈骗平台相关案例，拍摄了电影《孤注一掷》。

在这个项目创作初期，除了监制宁浩外，几乎所有人都没有意识到这是一部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作品。我们共同的认知是遭遇电信网络诈骗的是小众，被骗为境外务工、受害者变为加害者的罪犯的案例，对我国庞大的人口基数而言更是寥寥无几。我们对所谓的制裁不力丝毫没有概念，有的只是对此类犯罪的深恶痛绝，对受害者群体的共情和对

广大海外干警的崇高敬意。

正是出于对市场前景未知，我们不得不再压缩制作成本，反复游说演员加盟，督促各部门磨合协作，才可以在合理规模下进行拍摄。

影片上映后，取得了意料之外的好成绩，我深知这是在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下的结果。来自观众的批评，我也一一阅读深深自省，并在后续工作中修正。祝愿我们中国电影新力量彼此帮助，中国电影行业蓬勃发展、灿烂飞扬。

### ◎ 刘循子墨(《扬名立万》导演):创作者应珍视手上那份可以感染别人的力量



在我的电影中，人物永远是第一位的，也永远是人物去推动

故事的。电影中的一切镜头，技法，光影色彩，剧作中的一切美妙瞬间，都应该是人物本身赋予的，只是通过创造者的手实现出来。

我认为倾听角色很重要，一部电影的灵魂永远应该在角色的眼神中去寻找。

我喜欢去观察人的多面性，所以我喜欢去思考角色人性的多面性。而通过电影人物我也希望能影响现实中的人。我想多给观众展现一些人性的多面，让大家更能代入到那个真正的自己。当走出电影院，回到现实中对别人、

对自己也能多出一些思考的空间。

我相信人性的复杂，但也相信人性本善。一部电影也许没法改变一个人，但我希望大家看过我的电影后，随后的生活中想要对别人恶语相向或者想要去伤害别人时，能有一丝犹豫和动摇，我就非常满足。

我一直认为创作者和观众是平等的，我不会去仰望或者俯视观众。看电影是创作者和观众之间的探讨。我的创作之路是从网剧开始的，每次上传剧集的进度

条快接近百分之百前，我都会深吸一口气，因为我知道在上线的一瞬间，观众的嬉笑怒骂马上就会尽收眼底。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学会了创作者要真诚，别跟观众耍心眼，观众一眼就能看出来。

我认为创作者，无论是导演、制片人、编剧、演员等等，都应珍视手上那份可以感染别人的力量，可以高估，可以低估，只是不要忽略，不要忘记。电影是让人能敞开心扉的东西，我每次和伙伴们说到这句话时都会感觉很亲切，这也是我拍电影的意义。

### ◎ 张吃鱼(《独行月球》导演):笑声是全球通用的语言



近年来，《夏洛特烦恼》《你好，李焕英》等喜剧电影在国内市

场上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作为深受国人喜爱的类型，中国喜剧电影不仅有着丰富的创意和独特的笑点，更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但目前在国际市场上，我们似乎还没有找到与全球观众心灵深处的共鸣点。

那么，如何找到这个共鸣点？如何使中国的喜剧电影真正“走出去”，我的答案是：跨界与创新。

跨界与创新，意味着将不同类型的题材、元素进行创造性地融合，而喜剧在这方面具备先天的优势，喜剧可以充当所有类型

的调味剂，尤其是喜剧与科幻的跨界结合。《星球大战》中的C-3PO和R2D2，《星际穿越》中的互动机器人(塔斯TARS)都用他们特有的幽默感为史诗般的故事增添了不少趣味。

那么，当中国喜剧元素遇到现代科技，当东方哲学融入宇宙探索，我们能创造出怎样独特而又全球化的喜剧作品？

正是本着这样的想法，我创作了《独行月球》。

当然，面对“大胆走出去”这样的课题，以《独行月球》的海外

票房成绩显然只做到了“大胆”，但我始终坚信，中国喜剧文化是深厚、丰富的，它代表了中华民族对生活的态度、对社会的思考、对历史的总结。

中国电影走出去不仅需要更高质量的制作，还需要寻找与全球观众的共鸣点，而喜剧是最好的共鸣，因为语言也许有地域的限制，但笑声则是全球通用的语言。我相信，只要我们坚守初心，勇于跨界，大胆创新，中国的喜剧电影一定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放声大笑。

### ◎ 戴墨(《误杀2》导演):扎根现实 拥抱科技



讲好故事是制作一部电影的金字塔底。我认为，好故事首先

应该扎根现实、贴近生活、关注人民。作为创作者我们有责任将创作视角投向人民的市井生活，展现最真实的人、最生动的情感，触动观众心灵。其次，电影创作与时代紧密相连。作为创作者我们应该将人物的个体命运变迁放置在时代背景中，展现时代赋予的精神气度与风貌。再次，电影创作应当展现中国特征，讲好中国故事。作为电影创作者，我们应该以此为土壤，将文化融入到作品之中。最后，作为创作者我们应该不断创

新，满足观众的期待视野。电影不应该一成不变，创作者也不能墨守陈规，要勇于在题材、类型、内容以及形式上大胆突破。

创作者在电影创作中，也应考虑将工业和美学相结合。首先应该拥抱工业和科技。我们应该利用好工具为创作服务，让我们的电影制作规范化、流程化，最终达到工业化的理想状态，从而作为创作者也能够专注内容创作本身。其次，我们可以尝试系列化探索，打造品牌效应。但这绝不意味着模仿和重复，而

是在相同的品牌之下创造一脉相承却又耳目一新的内容。

这段时间我感觉到电影市场改变了，观众的审美品味也改变了，市场出现了新的美学原则。主流观众在网络、游戏的影响下长大，审美趣味偏向娱乐性，作为创作者我们应该走近他们、了解他们。而面对未知的未来，创作者首先应该坚定文化自信，建立起对中国电影的热情和信心，并通过作品感染观众，让观众们走进影院、留在影院。

### ◎ 沙漠(《我要我们在一起》导演):电影改变了我的人生



我觉得电影改变了我的人生。上学时候的一些经历影响

了我的创作观，让我始终对人保持好奇，我也很想探寻一件事情的发生是由多少人性的暗流汇合而成。电影作品中总在传递希望，但我们那个美好的世界在哪？

考上电影学院后，就像鱼游进了海洋，我其实始终觉得自己是一个害羞的小男孩，是在学校里看到了老师同学做的表率，给了我勇气，让我知道面对困惑你要选择坚持，面对不公你要选择正义，面对理想付出努力等等。

我常常感觉是作品牵着我前进，拍一部作品需要耗费非常长的时间，上下求索，而当你全部完成的时候，我会感觉作品始终在你的人生阶段等着你，它也从从不引导，就那样静静地等着你。

通过终点线的时候，我的人生就会有另一种理解和体会，我也特别感谢电影，如果没有电影，我的人生必定是混的。

电影给了我人生坐标。我现在可以回想起来10年前我拍了一个什么样的作品，在那拍

的，和谁一起，甚至时间都有记忆的味道，从业至今我拍了一部网剧和一部电影，分别关于友情和爱情，然后接下来我想再拍一部关于亲情的电影，我会继续带着初心去创作，我还想拍更多题材类型电影。

今天后面这个背景板，这些登山者其实我觉得都是电影人，也是一些新力量，我觉得我们都是登山人，带着火种勇攀高峰。